

西溪叢語





西溪叢語卷上

宋 刻川姚 寬令威輯

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𦉰，與古蜚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遁以保名。註引易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爲鴻漸于遠，以小狐汔濟，汔當爲訖。豈未辨證此耶。

論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觚，木簡也。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許氏說文：念，音呼介切。忽也。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念。今所傳孟子曰：爲不若是想。趙岐注云：想，無愁貌。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愁怨，豈可想。然無憂哉。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念字，恐爲正也。

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見葛洪潮說亦云：地機翕張。見洞正二真經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瀟。隨之。施師謂僧隱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見寶叔蒙瀟志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

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汭南溟而東，過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思州

住南海州廣迨由龍川州惠抵潮陽州潮泊出守會稽州越移蒞勾章州明已上諸郡俱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

候者有日矣沙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進息退也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嘘翕天隨氣

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

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朏尾切魄虛於上下弦

息於輝朏而月見東方也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

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

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

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

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西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

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

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龜北曰赭二山相

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爲名屬會稽一

州明·作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屬秀

·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沙潭不由大江水中沙爲潭徒早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

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潭南北亘連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

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有國名曰東方諸事氏義狄也今河北卷出唐道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睹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還着令人不見。晁說非也。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詩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觀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古文篆者黃帝史衙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衙音語。

杜甫詩丹青引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卽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杜甫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薛蒼舒注杜詩。引車頻秦書云。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金爲繩以縹之。綠沉。精鐵也。北史。隋文帝嘗賜張龜綠沉甲。獸文貝裝。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唐鄭棨聯句。有亭亭孤笋。綠沉槍之句。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王羲之筆經。有又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翫。蕭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橫拔。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故謂之綠沉。非精鐵也。

李義山代魏宮私贈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代元城吳令質暗爲答云。背闕掃藩路欲分。水邊風日半西曛。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第一篇注云。黃初三年。已隔存歿。追逮其意。何必同時。按此詩當是四年作。甄后。黃初二年。郭后有寵。后失意。帝大怒。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洛神賦云。黃初三年。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云。三年。立植爲鄴城王。四年。徙封雍邱。其年朝京師。又文紹云。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矣。怨盛年之不當。李善云。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黃初二年。植與諸侯就國。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故貶爵安鄉侯。改封鄴城侯。後求見帝。黃初四年來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上責躬詩。裴劔傳奇載感甄賦之。因文字淺俗不可信。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有班女恩移趙。思王賦感甄。何也。李善注感甄賦云。東阿王漢末求甄后。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忘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縷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

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以枕寶植。植還度輶輶。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爲郭后以糠塞口。令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因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云。孔融傳云。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魏略云。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脇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常。太祖聞其意。爲迎取之。

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採。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羃煩。江文通擬王微君詩云。水碧驗未贖。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擬郭璞云。傲睨摘木芝。凌波採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雲物多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又云。柴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赭。未知何物。余常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洪炎雜家引舊說云。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圍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採。梅聖俞聽潘歙州話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風力豈能加。日氣豈能嗅。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豈非水碧耶。子久遊廬山。不聞有此。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音竊。相應之聲也。今人誤以二字合爲一。劉言史瀟湘游云。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鬢妝色新。閒歌

隱迺深峽裏。隱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此聲同而字異也。隱迺卽欸乃字。

李義山崇讓宅讌詩。風過迴塘萬竹悲。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先宅。李卽茂先之壻。章氏述征記云。此坊出大竹及桃。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涓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是二句。信有闕文。涓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哲盡鉅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選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哲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

杜甫野航恰受兩三人。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看南塘移樹時。蒲葵。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

問歸資。答曰：唯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之，人競買之，乃二事誤用也。

杜甫洗兵馬。左太冲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州。六韜武王問太公：兩輜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

海上人云：蛤蚧文蛤，皆一潮生一暈。

趙純師孟云：澶淵之役，班師留兵器於開德府，謂之御前甲仗庫。著令監官四員，兩員宗室，庫內有張承業財計書，李克用兵法，此書今亡。

眞贋。贋也。韓非子云：宋人求饑鼎，魯人云：眞也。齊人曰：贋也。

夏歸藏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綢繆兩字，而有數義。詩云：綢繆牖戶。注云：纏綿也。王粲云：綢繆清燕娛。五臣云：綢繆親重貌。吳質答東阿王書云：是何慰喻之綢繆乎。注云：綢繆殷勤之意也。

老杜送孔巢父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鴈足書，非也。

酒謂之歡伯。焦貢易林坎之兌，遯之未，濟辭云：酒爲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相索。伯音博，協音也。

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舂金釵糯也。金釵乃糯米之名。詩載荆公集中。非也。

杜牧之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不解荳蔻之義。閱本草。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舍胎花。言尙小如姪身也。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攷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颺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幃。在上衛風霜。

東坡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僕謂我也。或以爲奴僕。誤矣。

吳越春秋云。吳國西子被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羅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常人。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羅。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妾。方誤羣心邪。此詩云復還會稽。又與前不同。當更詳。

考

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禪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禪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禪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爲也。尙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禪、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于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卽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繆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

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甚言其生之易也據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其說與杜預異。

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士人敬事翟公巽帥越盡去其神改爲酒樓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目爲和旨樓取食貨志酒酤在官和旨使人。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忘其名予長兄伯聲嘗得三十客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醜客蓮爲溪客木犀爲巖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淡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除蘼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狂客玫瑰爲刺客月季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棗棠爲俗客曼陀羅爲惡客孤燈爲窮客棠梨爲鬼客。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爲亭鬼莫噴冢頭人卽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虛空總是塵。

長兄伯聲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嶢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見宋之間集。

滕達道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今歸居氏矣。嘗見一琴。中題云唐大歷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於雜花亭合。

莫承之琴池之側有隸字云。中平四年。逐客蔡邕吳中斷。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爲當代第一。

長兄伯聲云。昔至澠邑。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斷。歐陽詢書。陝郊處士魏野家藏。後歸澠人溫氏。予得之。喜而不寐。野嘗有詩云。碁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聲又過忘味云。

樵李僧智和蓄一琴。雲和樣。天池上題云南溟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余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此。臨岳製五行。行七字。下橫四字。李陽冰書。後智和云沒官。迺入樂府。遂入禁中。或云蔡叔羽以錢五萬得之。妄矣。

伊南田戶店質管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真蛇蚶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閒話。中載云雷氏斷琴。多在峨眉。無爲霧中三山。方知爲雷琴矣。

何都巡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人一鳳皇對舞。帶有銘云。對鳳皇舞。鑄黃金帶。陰陽各有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李晦之一鏡。背有八柱十二獸。面微凸。帶有銘云。尙方佳貢大毋傷。左龍右虎辟牛羊。朱鳥元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近見一鏡如鐘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謎也。

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沈存中云。夾鏡最難得。

宣和貴人家有寫唐會要一軸。係第七卷。後題行官楊小瑛書。字畫頗佳。其議山陵疏中。稱虞世南者。至再。上疏則不稱姓。止云世南。

李商隱有當句對詩云。密邇平陽接上蘭。奏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亦有當句對而兩句不對者。如陸龜蒙詩云。但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齋。

劉夢得詩有盃前膽不虧。趙總有吞船酒膽弱。禮部韻。唐韻並無。集韻在山字韻。音呼關切。頤也。魚皆逆水上。近有詞云。江水東流郎又西。問尺素何由到。似非也。古樂府緩聲歌云。思東流之水。必有西。

上之魚

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嘆有遺音。東坡介甫皆有此句。

東坡詩云。仙人拊我頂。結髮授長生。李太白詩也。

梁昭明淵明集敍曰。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此二句出陳思王求自試表。李善注云。越絕書。范蠡自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銜士不信。客歷諸侯。無因自致。非眞賢也。

李商隱燒香曲云。八蠶蠶綿小分炷。獸焰微紅隔雲母。左太沖吳都賦云。鄉貢八蠶之綿。注云。有蠶一歲八育。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爲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

劉向別錄云。讎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讎書。

世傳樊川別集爲杜牧之詩。乃許渾詩。渾有丁卯集。烏絲欄上本者。唐彥猷家有數十首。皆樊川外集中詩也。丁卯乃潤州城南橋名。渾居此橋。謂之丁卯莊。故基尙在。

杜甫詩云。弩影落杯中。風俗通。應彬爲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形如蛇。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遂解。與廣客事相類。梁簡文臥疾詩云。沉痾類弩影。

劉禹錫龍擘遙望麴塵絲。使麴塵字者極多。禮記月令。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周禮內司服鞠衣。鄭司農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乃知用麴塵字非是。

杜甫月詩云。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乃用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掛鏡。簾外自懸鉤。又云。春水船如天上

坐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又云。嫩蘂濃花滿目斑。沈云。園花瑋瑋斑。雖一字亦有所本也。山谷題牧護歌後云。向常問南方衲子。牧護是何種語。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語。亦不可解。及來黔中。聞賽神者夜歌。聽說儂家牧護。末云。奠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敍五七十語。乃知蘇溪夔州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參同契也。予長兄伯聲嘗考火祆字。其畫從天。胡神也。音醜堅切。教法。佛經所謂摩醜首羅也。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有祆神廟。注云。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又據杜預左傳注云。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也。此卽火祆之神。其來蓋久。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武宗毀浮圖。籍僧爲民。會昌五年。勅大秦穆護火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然而根株未盡。宋公言祆立廟出於胡俗。而未必究其卽波斯教法也。又嘗見官品令有祆正。祆法初來。以鴻臚寺爲禮遠令。卽後世因用以僧尼隸焉。設官來歷如此。祆之有正。想在唐室始。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銅馬俱在德建國烏澗河中。澗流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祆祠。祠內無

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穿視竟不及其蹄西夷以五月爲歲每歲自烏澠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則祆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國蔓衍如此康國蓋在西朝貢圖之言與此合也教坊記曲名有牧護字已播在唐樂府崇文書有牧護詞乃李燕撰六言文字記五行災福之說則後人因有作語爲牧護者不止巴人曲也祆之教法蓋遠而穆護所傳則自唐也蘇溪作歌之意正謂旁門小道似是而非者因以爲戲非效參同契之比山谷蓋未深考耳且祆有祠廟因作此歌以賽神固未知劉作歌詩止效巴人之語亦自知其源委也

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謂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谿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溫州雙穩南天富北天富十分著爲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鹵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曬灰故也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爲嫩青白爲上色黑多鹵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鹽色光白以近海水鹹故爾後來法雖小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

秦誓文有三本傳於世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册告亞馳岐陽之石在鳳翔府署朝那之石在南京

蔡挺家亞馳之石在洛陽劉忱家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

家考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政為懷王也懷王十一年李兌約五國以

伐秦懷王為從長史記云蘇秦約六國伐秦懷王為長是年魏韓趙秦逆擊之皆引而歸今文云熊

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敗於藍田文又云悉與其衆以徧

我邊境是也惠王後十三年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大敗之丹陽遂取楚漢中地六百里文又云克

劑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或以為熊商時商與相聲相近而事非是或以為頃襄時頃襄王橫立乃在

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時楚已失郢微弱已甚秦何所畏而詛之哉或以熊相芊姓元和

姓纂有熊相宜僚又有熊相祈為懷王將然亦非是熊相疑懷王名史記世家作槐當時脫誤遂不可

考今存古本隨字辨釋錄之於後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愍告于不讀作顯大沈

久湫久讀作故湫音子由反亞臚即溇沱河也在并州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公

及楚成王是王之望讀繆勳力同心兩邦若壹肆目婚姻音之忍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

印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失快甚音亂宣古修參字競從繼變輸前盟刺內

之古則字黷音薄報虐不姑巫咸亞臚刑戮孕敵婦幽刺親救親喊拘圍其叔父讀作諸冥室下同櫝

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烈威神而兼背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

之兵目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音許劣我百姓求箴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義櫝

牲。逮取_古。邊城新鄆。音皇。縣名。及擲長款。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也。音於力反。補。怒飾甲

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境。境。將欲復其貳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讀作。輸音。棧輿禮使介老。

將之。曰自救也。巫咸。亞馳作。噫。古也字。亦應尋。讀作。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貞古克。劑。音選爲反。爾雅云。剪齊也。

巫咸作制字。古制字。亞馳作劑字。巫咸作克制楚。楚且復略我邊城。無師字。楚師日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者石章。曰

盟大神之威神。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好古

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訓纂篇。滂

喜篇。三蒼一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

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又少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

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

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發蒙記一卷。晉

著作佐郎束皙撰。張挹字詒。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邸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

學史書。注云。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邯鄲淳博學有

才章。善蒼雅蟲篆。通典云。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尙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篇

注。謂多知奇難之字。三蒼訓詁三卷。埤蒼二卷。並張挹撰。廣蒼一卷。樊恭撰。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

何承天纂。又有呂忱字林。郭璞三蒼解詁。阮孝緒字略。

杜甫石笋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范曄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武擔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三月果卒。唐章懷太子賢注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成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成都。擔土爲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今俗名爲石笋。又梁益紀云。石笋二。在子城西門外。按圖經在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曾折再立之。各高丈餘。圍六七尺云。其下是海眼。卽非也。或云古誓蜀之碑。舊說昔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毀。此其遺跡。每雨後人多拾得珠翠異物。章懷太子賢乃高宗第六子。注漢書在儀鳳中。豈杜甫作詩時。漢注未傳耶。抑老杜流寓四方。未之見耶。或見而不以賢言爲然耶。酉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之地當海眼。莫知其故。故蜀僧惠巖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

樂府解題有梁父吟。蜀志諸葛亮傳云。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藝文類聚吟門云。蜀志諸葛亮梁父吟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壘壘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

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又青州圖經臨淄縣塚墓門云。三士塚在縣南一里。三墳周圍一里。高二丈六尺。張拙齊記云。是烈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士塚。所謂二桃殺三士者。唐褚亮梁甫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內有三墳。纍纍皆相似。借問誰家塚。田疆古冶子。李白有梁甫吟一篇云。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杜甫李邕登歷下亭云。不阻蓬華興。得兼梁父吟。又登樓詩云。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陸士衡擬今日良燕會云。齊僮梁父吟。李善注云。蔡邕琴頌曰。梁父悲吟。不知名爲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爲梁父吟。恐取此意。

唐李舟作能大師傳。五祖宏忍告之曰。汝緣在南方。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爲法信。一夕南逝。忍公自此言說稍稀。時謂人曰。吾道南矣。時人未之悟。壬申公滅度後。諸弟子求衣不獲。始相謂曰。此非盧行者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及大師歸至曹溪。追者未至。遂隱於四會。懷集之間。不言雞足峯前提不起事。杜甫秋日夔府詠懷。有身寄雙峯寺。門依七祖禪。鮑欽止注云。第五祖宏忍在蘄州東山開法。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神秀。在北揚化。引傳燈錄云。北宗神秀禪師。尉氏人。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服曰。此真吾師也。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六祖。而自稱七祖。因檢傳燈錄。神秀法嗣。有嵩山普寂禪師。無機緣語。神秀錄云。門人普寂。居義福寺。並爲朝

野所重。江西志微錄云。自南北分宗。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但不見普寂。自稱七祖事耳。按寶林傳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姓司馬氏。本居河南。還於蘄州廣濟而生。隋開皇中。從璨大師受業。至唐武德七年甲申歲。往蘄州破頭山。至真觀中。方改爲雙峯山。第三十二祖宏忍。七歲出家。事信。又云。能大師傳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寶林後枕雙峯。咸淳中有晉武侯元孫曹叔良者。住在雙峯山寶林寺。左時人呼爲雙峯曹侯溪。至儀鳳中。叔良惠地于大師。自開元天寶大歷以來。時人乃號六祖爲雙峯和尚。天監二年。韶陽太守侯敬中奏請爲寶林寺。唐中宗改中興寺。神龍中改爲廣果。開元中改爲建興。上元中改國寧。傳後題云。安南越記。晉初南方不賓。勅授恆山立曹溪爲鎮界將軍。兼知平南總管。晉室復後。封曹侯爲異姓王。居石角雙峯二嶠之間。自儀鳳二年。叔良惠地於大師。願陪貴寺。方呼爲雙峯曹侯大師也。

紹興壬子夏。隨侍先公。應副都督駐軍建康。寓保寧寺。登鳳凰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三十韻詩一首。題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朱齊邱上。嵯峨壓洪泉。峩峩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繫。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盛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撮。畫棟泥金碧。石路盤嶢峩。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栖鷺鷥。梁間燕教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翦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皮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回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

鬼敲楸。松枯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憐啄木鳥。去盡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噪噪。峨峨江合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逸。吁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囊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繒繳。安得長羽翰。雄飛上寥廓。後題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二月八日奉勅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勅書。銀青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鑄。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頽倒。石斷裂。據湘山野錄載。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環。二世皆爲左僕射。環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繒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朶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試考之。先主昇。舊名知誥。爲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遷昇州刺史。饒洞天薦宋齊邱於先主。齊邱困于逆旅。隣娼魏氏女。竊賂遺數緡。獲備管幅。遂克投贊。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今觀題鳳臺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士時。豈當時所投贊之時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差一年也。齊邱後事先主爲相。至嗣主時爲太傅。多植朋黨。以專朝權。躁進之士多附之。陳覺。李徵古之徒。恃其勢。尤驕慢。徵古嘗勸後主因天變遜位。齊邱賴陳喬以爲不可。後主乃止。鍾模以李德明之死。怨齊邱。及奉使歸唐。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於唐主。命殷崇義草詔。暴齊邱等事。聽歸九華。舊隱官爵悉如故。後命鎖其第。穴牆給食。齊

邱嘆曰。吾嘗謀讓皇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繆。醜野錄載其跋扈。主終不聽。上表乞歸九華。謬矣。

生民詩。或舂或揄。或簸或蹂。注云。揄。扞米以出白也。箋云。舂而扞出之。周官舂人。女舂。扞二人。鄭注云。扞。扞白也。詩云。或舂或扞。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揄。時女反。據許叔重說文。揄。引也。羊朱切。扞。把也。神與切。百。扞白也。从爪。白。引詩云。或簸或百。又作揞。音以沼切。又集韻。揞。百。揄並音由。又揞。音以紹切。緣詩揄與百並音由。義亦同。故後人改百爲蹂也。音以沼者。乃今人以手百物之百也。

建州龍焙。面北謂之北苑。有一泉極清澹。謂之御泉。用其池水造茶。卽壞茶味。唯龍園勝雪白茶二種。謂之水芽。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帶。又次取兩嫩葉。謂之白合。留小心芽。置於水中。呼爲水芽。聚之稍多。卽研焙爲二品。卽龍園勝雪白茶也。茶之極精好者。無出於此。每勝計工價近三十千。其他茶雖好。皆先揀而後蒸研。其味次第減也。茶有十綱。第一第二綱太嫩。第三綱最妙。自六綱至十綱。小團至大團而止。第一名曰試新。第二名曰貢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龍園勝。雪白茶。萬壽龍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供清。龍鳳英華。玉除清賞。承平雅玩。啓沃承恩。雪葉。雪英。蜀蔡。金錢。玉華。千金。第四有十二色。無比壽芽。宜年寶玉。玉清慶雲。無疆壽龍。萬春銀葉。玉葉長春。瑞雪翔龍。長壽玉圭。香口焙。興國巖。上品揀芽。新收揀芽。第五次有十二色。太平嘉瑞。龍苑報春。南山應瑞。興國巖小龍。又小鳳。續入額。御苑玉芽。萬壽龍芽。無比壽芽。瑞雪翔龍。先春太平嘉瑞。長壽玉圭。已下五綱。皆大小團也。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趙岐注云：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知賢人可與言，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章指注云：取人不失其感否。孫奭音義曰：今按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餽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其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餽，音奴兼反。按玉篇食字部有餽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餽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餽之義，則趙岐以餽訓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爲餽，據玉篇廣韻，餽音他點反，取也。其義與孟子文合。廣韻上聲餽，音忝而平聲，又有餽字，音纖，訓曰：利也。許氏說文以餽爲甬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孫奭曰：本亦作餽，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廣韻又餽，音黏，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譌尤甚。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不言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黃初四年，楊彪爲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晉紀云：致仕及遜位者，給牀帳筆褥，賜錢二十萬。給吏卒門施行馬。王隱晉書云：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告老，以光祿大夫致仕，門施行馬，賜錢百三十萬。晉書云：王覽爲宗正卿，致仕，詔遣殿中監療疾，給藥，復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干寶晉書記：尙書僕射李涓母喪，拜金紫光祿大夫，給吏卒門施行馬。晉中興書：蔡謨免，皇太后詔以謨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朝，詔賜几杖，門施行馬。晉書：華表，字偉容，歆子也。太始中爲太中大夫，賜祿與卿同。門施行馬。

江季共說杜甫贈李龜年詩非甫所作。蓋岐王死時與崔潞死時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范攄雲溪友議言明皇幸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奔迫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云。又云龜年訪於湘中。採口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闋莫不望行在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荳唱祓禳畢。放還。且言主人卽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汝何憂乎。時甫正在湘潭。或有此詩。更須考究。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可食之木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猶畫餅土飯之義爾。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威公救而封之。遣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我雖薄。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箋以木瓜爲楸木。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初學記六帖。於果實木瓜門皆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昔之記言者。謂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按木瓜詩投報之辭。以爲喻爾。未見真有投報也。恐非孔子之言。

溱洧詩贈之以勺藥。江淹別賦。下有勺藥之詩。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乃以魚肉等物爲醢食物也。子建七發。張景陽七命。勺藥云云。五臣注。勺。音酌。藥。音略。廣韻亦有二音。子虛賦諸家皆誤。以爲溱洧之勺藥。韓退之偃城聯句詩云。兩相鋪氈飶。五鼎調勺藥。又曰。但擲顧笑金。難祈却老藥。二藥不同音也。

唐李濟翁資暇錄云。古使字作李。左氏春秋傳言行李。乃是行使。後人誤爲李字。春秋僖公三十年左氏傳云。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曰。李。使人也。又襄公八年左氏傳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行李。行人也。又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曰。諸侯靖其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或言理。或言李。皆謂行使也。但文其言。謂之行李。亦作理耳。以此知其非。改古文爲李也。古文字多矣。李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也。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云。少年李六郡。遨遊遍五都。李作使音。

故相王甫爲館職時。夜夢至一山間。古松流水。杳然幽深。景色甚異。四無人跡。忽遇一道人。引至一處。過松下。有廢丹竈。又入有茅屋數間。道人開之云。公之所居也。塵埃蓬勃。似久無人居者。壁間見題字云。白髮高僧酷愛閒。一餅一鉢老山間。只因窺井生一念。從此松根丹竈閒。恍然悟其前世所居。已失道人。遂回。天大雷雨。龍起雲中。意甚恐懼。遂寤。其婢亦驚於室中。呼之覺。問之云。適爲雷雨所驚。頗異之。來日館中曝書。偶觀架上小說。內載婦人窺井生男事云。孫仲益有王太傅生日詩云。了了三生夢。松根冷煨爐。用此事也。窺井事見博物志。

羅隱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虛負穠華過此身。據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師貴游尙牡丹。一本直數萬。韓滉私第有之。遽命斫去曰。豈效兒女邪。李挺之諱之才。慶歷中以殿中丞爲澤州從事。時韓中令宣撫河東。委以秦鳳鑄鐵錢事。行次鳳州。爲絕句云。去年三月洛城遊。今日尋春到

鳳州欲托雙魚附歸信。嘉陵江水不東流。挺之族孫君翁。熙寧中邵堯夫言之。

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閔秀才。說嘗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饒人一先。後死于褒信。託後事于一村叟。數年後。叟爲改葬。但空棺衣衾而已。道人有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殷璠爲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爲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爲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祐、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元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常建有題破山寺後院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余觀又元集。唐詩類選。唐文粹皆作通。熙寧元年。歐陽永叔守青。題廡宇後山齋云。竹逕遇幽處。有以禱杜石本往河內。以示邢和叔。始未見時。亦頗疑其誤。及見碑。反覆味之。亦以爲佳。竟不知別有本邪。抑永叔自改之邪。古人用一字亦不苟也。

李紳題天衣寺詩。殿湧全身塔。池開半月泉。此泉隱於巖下。雖月圓池中。只見其半。最爲佳處。紹興初。愚禿法聰。遂鑿開巖上。易名爲滿月泉。甚可惜也。

熙寧間。江寧府句容簿。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坦。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莫知所之。詩云。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王防元規嘗云。杜詩古本辭人角。撰清河頌。詩成珠玉在揮毫。蓋爲和舍人。故云。又云。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蓋爲送扶持。故云。

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誤錯。雖有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鄩侯非也。按蕭何爲主吏掾。卽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博洽。何爲不知。杜謂之詩史。未嘗誤用事。

青州有劉槩方。富韓公守青時。遇之甚厚。因得臨朐縣西南官地曰冶源。結茅居之。有雜文及詩歌。其子印行。青人傳。其詩有西軒忽見好溪山。一丈閒愁減三尺。末句云。讀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別見溫公詩話。

杜詩云。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皆言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殊不知南史王融與宋弁等論騏驥駕鼓車也。按漢文止卻千里馬。建武中以千里馬駕鼓車爾。

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不知元是此花身。一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泛舟。以木蘭爲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物色之。乃李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集載此詩。陸龜蒙於蘇守張搏座上賦此木蘭堂詩。未知孰是。

後漢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唐人謂李白。杜甫爲李杜。子美詩云。李杜齊名真忝竊。用後漢事也。南史謂鮑照。謝元暉爲鮑謝。又鮑防與謝良弼友善。人謂之鮑謝。

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蓋唐人嘗目杜甫爲詩史。本出孟棗本事。而新書亦云。太一峯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此件磐良翁詩。終南人父信。本

軍職終文思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

予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瀆。擇蓮子重者用之。瀆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卽味差薄。若瀆更薄。卽蓮沉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鷄子、桃仁試之。瀆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沈。與此相類。

淋下瀆水。或以他水雜之。但識其舊痕。以飯甑蓋之。於中掠去面上水。至舊處。元瀆盡在。所去者皆他水。或以甑算隔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可分矣。此理未曉。孔融論云。弊算不能救鹽池之瀆。卽此事也。鍊化術云。飲食過鹹。以飯算竹數條炙之。着其中。則汁便淡。

青龍寺老柏院。有布衣張在。題一絕於院壁。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又回。唯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元祐中。州學教授畢仲愈題跋。刻石於平嵐亭上。

杜甫贈韋十六評事。子雖軀幹小。晉書載記。劉曜時。壯士陳安戰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常寬。秋興云。問道長安似奕棋。蓋用寧子視君如奕棋事。絕句云。卽真翡翠蘭苔上。用郭景純遊仙詩。移居贈衛大郎。清燈照等夷。用任彥昇王文憲集序。引袁粲詩之子照清襟。

李君翁詩話。卜居云。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皆以爲宋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邪。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據而言。此君翁之陋也。唐余古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歸荆

南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是也。又在夔府詠懷古跡云。搖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然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云通白帝城。蓋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荊州也。李義山亦云。却將宋玉臨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

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云。游魚擁劍來。按擁劍如彭蠡之類。蟹屬一螯偏大。故謂之擁劍。非魚也。

杜甫詩。尙想東方朔。談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以爲誤也。史記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老杜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陸農師引水經。魚龍以秋日爲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龍以社日爲夜。豈謂是乎。又鳥鼠同穴者。鼠與鳥爲雌雄。似鼠而尾短。在內。鳥在外。魚龍水名。鳥鼠山名。鳥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含三事也。

李嘉祐守台州詩云。春塘露冕歸。華陽國志云。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之服。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富陽北十里有妙庭觀。荐經焚毀。無碑誌可攷。獨見於東坡詩。董雙成故宅絕句云。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却把飛仙乞肉芝。刻石作肉芝。道流云。元本作內。東坡見之。無他語。今印本作肉芝。內之與肉。皆未曉。其鼎宣和間取去。三足中空。病者取以煮藥。甚有效。

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日。朝廷遣御史何郟入蜀按事。貴人徧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或云有賢良某人。延之。令出界候迎。兼攜名娼。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王善舞。何公醉喜。題其項帕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

被紫荷囊。按荷囊。卽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習之誤。南史劉杳傳言簪筆持囊事甚詳。

臨安府仁和縣圖經。出囊箭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碾玉也。

石子惠云。中書舍人繫紅鞵犀帶。自葉少蘊始有。舊服色不佩魚。後王照請於朝。方佩。婦人孺人至夫人。凡八人。皆佩魚。乃張崇啓請。

杜甫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楚國先賢傳。謂婿如龍也。女得賢婿。謂之乘龍。黃憲爲司徒。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之桓叔元女俱乘龍。

韓退之燈花詩云。黃裏排金粟。斂頭綴玉蟲。乃用何遜詩金粟裏搔頭之句。陳克子高詩云。鳥聲妨客夢。花片攪春心。句甚佳。唐杜審言詩云。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下句爲工也。

子美詩云。樹攪離思花冥冥。亦有所自矣。

王琦彥楚人嘗夢中得詩云杖屨步斜暉。煙村景物宜。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春罷鷄爭黍。人行犬吠籬。可憐田舍子。理亂不曾知。

杜少陵閔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唐僧栖白閒詩云捲簾當白晝。移坐向青山。苴說文展賈切。土直糟魄物。又云不真物。一音子余切。訓包也。韓文公進學解補苴罅漏。當讀作平聲。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獮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

日肺蟲上行也。

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爲長短句。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欹枕欒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閩廣人食檳榔。每切作片。蘸蠟灰以茗葉裹嚼之。茗音老。又音蒲口切。初食微覺似醉而赤。故東坡詩云紅潮登頰醉檳榔。

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左傳成公十三年。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預注云。養威儀以致福。班固五行志云。能者養之以福。顏師古云。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此注與杜同。左氏本誤。

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蟆詩云。蝦蟆雖水居。未得變形貌。強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居然當鼎味。豈不辱

釣罩余雖不下喉。近又能稍稍。嘗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象豹。按周禮。蝸氏。鄭司農云。掌元。蠶。黽。卽蝦蟆屬。元謂蝸。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擅滅宗廟。羔兔蛙。不知古爲上食也。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卽濃煎石榴根皮汁飲之下。卽吐出。有蟲皆活。無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礬牙茶搗爲末。冷水飲之。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踏歌行云。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未知孰是。

司馬安善宦。四至九卿。儒林傳許商。四至九卿。

李賀詩。攢蟲鏤古柳。劉禹錫詩。秋蟲鏤宮樹。此二句皆善。

毛詩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云。諼草。令人亡憂。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於繅居之人。然伯之暫出。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雙開。故有北堂之義。說文。蕙。萱。廢。菱。皆一字也。令人忘憂。通作諼。據爾雅。諼。訓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諼草字。嵇康養生論云。合歡。獨忿。萱草。忘憂。本草云。利心志。令人歡喜。忘憂。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之生男子。故謂之宜男草。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之義未詳。

台州杜濱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晝。與僧對坐。忽聞屋瓦有聲。火光一線下至地。少頃。遂大如車。

輪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於背。不見久之。復爲一線飛去。出屋卽震雷一聲。其僧僅有氣。且舉衣視之。背後袈裟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碗。脊下燒一圓瘡。瘡楚甚。皆以爲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藥塗之。月餘遂無事。怪異如此。

西溪叢語卷下

孟子言去齊接淅而行。淅，瀆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境淅而行。境，音其兩切。漉，乾瀆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境淅。唐本作境字。

王介甫云：俟我於城隅，言靜女之俟我，以禮也。其美外發，其中出，其節不可亂者。彤管也。貽我彤管，言靜女之貽我，以樂也。徐安道注音辯云：彤，赤漆也。管，謂笙簫之屬。按靜女詩，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注云：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箋云：彤管，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鄭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後漢皇后妃序云：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左氏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云：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以此考之，不聞謂之樂也。

陶潛讀山海經十三首用事，今本多差誤，各爲注釋之。第一篇泛覽周王傳，乃周穆天子傳。荀勗校定本，是也。流觀山海圖，乃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注本，是也。第二篇云：玉堂凌霞秀，玉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酬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西山經云：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是司天之厲，主五殘。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豐沮玉。

門西有王母之山。又云以崑崙爲宮。亦有離宮別窟。郭璞云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元珪白璧以見西王母于瑤池之上。又天子升於奄山。卽西王母之山也。奄山卽崦嵫山也。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與穆王往復數詩不具載。第三篇云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邱。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淫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郭璞註云卽元圃也。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上多藏琅玕。爰有瀛水。其清洛洛。音遙。穆天子傳天子銘跡於元圃之上。第四篇云丹木生何許。迺在崑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皇。西山經云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崑崙山。其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花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饜。是生元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五色乃清。第五篇云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廣圓百里。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竹書云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又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也。第六篇云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黑齒國人黑手。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卽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

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第七篇云。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韃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謹朱國在赤水之陰。有三珠樹如柏。葉皆爲珠。其樹若擘。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自歌。見則天下康寧。第八篇云。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列子云。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甄。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椒蘭。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扎厲。不夭不病。人倦則飲神瀆。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今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缺失也。第九篇云。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渴欲飲於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又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禺谷。郭璞云。禺淵也。今作虞淵。第十篇云。精衛銜微石。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而文首白喙。名曰精衛。其鳴自詠。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第十一篇云。巨猾肆威暴。欽鴟違帝旨。竄窟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

履長枯固已劇。鷓鴣豈足恃。鍾山神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耳。是與欽鴉殺葆江于崑崙之陽。葆江卽祖江也。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略崖。鴉音下邳之邳。嶠音遙。曰巨猾肆威暴者。謂欽鴉殺祖江。貳負臣殺窳窳也。猾作危字。非是。欽鴉化爲大鷓。鼓亦化爲鷓鴣。音諤。鷓音俊。或云鷓鴣字。非也。窳窳者。蛇身人面。爲貳負臣所殺。開明東有巫夾。窳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窳窳變爲龍首。居弱水中。食人。音卮。命第十二篇。鷓鴣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邱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桓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有鳥焉。其狀如鷓鴣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鷓。其鳴自號。見則其國多放士。放逐也。懷王之世。謂屈原也。青邱國有奇鳥。不詳其狀。鷓鴣或爲鷓鴣。或爲鳴鷓。皆非也。第十三篇云。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文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竹書紀年。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卽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於幽州。海內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壅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髯。蛇身人手。四足。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志加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名曰鯀。下云。仲文姜公未詳。

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薛能詩云。隔江遙見夕陽春。或云。見春米。大非也。淮南子云。日至于虞淵。是謂高春。注云。虞淵地名。高春時始成。民確春時也。至于連石。是謂下春。注云。連石。西山名。言將暝下。民悉春。故曰下春。

古樂府陸瑜有僊人覽六箸簫九僊歡會賞六箸且娛神戲石間餘地銘山憶舊秦避敵情思巧論兵勢重新問取南皮夕還笑拂棋人初不曉何戲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竇晏好之嘗與居處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王逸解楚辭云投六箸行六碁故爲六博以篋籒作箸象牙爲棋麗而且好也說文云六箸十二棋也

鮑昭行樂至城東橋詩五臣注云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杜甫舟中伏枕詩云行藥病涔涔漢許皇后云我頭岑岑藥中得無有毒乎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爲隣堅若金惡若虎卒以此亡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亡金虎喻秦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曜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昴西方曰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沈存中筆談云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籥使易持李善注籥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籥故使易持此繆說也笛安可以爲馬策籥管也古文謂樂之管爲籥故潘岳笙賦云修籥內關餘簫外透裁以當籥者餘品多裁衆籥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籥五音皆具當籥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據說文籥並音張瓜反箠也不聞以籥爲樂管潘岳笙賦乃用搗字云脩搗內關注云修長搗大關開也自與籥字不同言羌人裁之以當馬策言易執持而復可吹也牽強爲說殊無義理

汝南陳敬伯路逢歸忌必反郵亭後坐誅無禁忌者多談爲繆注云四孟在壬四仲在寅四季在子今陰陽書云辰戌丑未日子日寅申己亥月丑日子午卯酉月寅日與舊法不同故不足信也

杜甫送高三十書記云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云今世襪襪子觸熱到人家據炙穀子云襪襪笠子也集韻襪音奈襪音戴二字不曉事也

望江南者朱崖李太尉鎮關西日爲亡姬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教坊

和凝嘗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在第十三後覽范質文大加賞歎卽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傳授其後質果繼凝登相位亦爲太子太傅魯國公搢紳以爲美談後馮當世知貢舉擢彭器資爲首後贈彭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媿猶爲食肉僧謂此也

天福初竇貞固知貢舉舊制夜試以三燭爲限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短景難成文不盡意失取士之道奏復夜試

孫天舉云嘗見吳天用家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十山不絕者乃地脈也後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

盧思道挽詩獨八首比時人最盛時謂之八米盧郎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王建宮辭。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恐是用紅絲研。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歐公研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此研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王建集中有作工研。又作洪研。皆非也。雲溪友議載元子芝明經制策入仕。亦有此一篇。未知孰是。

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李白寫詩一首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後細字書云。賜慶奴。慶奴似是宮人小字。詩似柳詩。

宋公庠言。金日磾日字不音彌。畢切。又是如字。別無借音。又言人皆言解體音右買反。司馬溫公讀作古隘切。又云。父在呼其子爲令嗣。侍下呼某房。甚無謂也。

柳子厚開徹上人亡寄楊丈侍郎云。東越高僧還姓湯。幾時瓊佩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花與侍郎。蓋用慧林菊問贈鮑侍郎詩云。玳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鮑照有答詩。類文題作菊問。照集又云贈答。

姓氏之學。莫盛於元和姓纂。皆自南北朝以官職富貴相高。溢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鄙。若以聖賢所本。如子姓、媯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類。聖人受姓所從來。以訖春秋所紀。用世本荀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唐虞三代列國諸侯俱可成書。此似是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漢以後精力博求。不難考其淵源至今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義謂方牘簡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春秋傳。王

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注云。贊爲之。爲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杜子春云。方版。謂今時牘也。儀禮聘禮。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而讀之。

南山宣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徙鎮海軍。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尙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竇革音訓云。杜牧作杜秋詩。乃云。漳王得罪後。秋始被放歸本郡。疑卽仲陽也。與此不同。似牧之之誤。南部新書云。杜仲陽卽杜秋也。始爲李錡侍人。錡敗。填宮。亦進帛書。後爲漳王養母。太和中。漳王黜。放歸浙西。續詔令觀院安置。兼加存卹。故杜牧有杜秋詩。稱於時。此說與牧之合。漳王湊傳。黜爲巢縣公。時太和五年也。命中人封詔卽賜。且慰曰。國法當爾。無他憂。八年薨。贈齊王。鄭注。後以罪誅。帝哀湊。被讒死。不明。開成三年。追贈懷懿太子。蓋太和五年。漳王雖黜。尙特詔賜慰云。故德裕檄留後使如詔書。至八年廢死後。德裕方被譖也。恐牧之詩不誤。

蔣防作霍小玉傳。書大歷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李至。霍遂死。乃三月牡丹時也。老杜有少年行二首。一云。巢燕引雛渾去盡。紅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考作詩。

時大歷間。甫政在蜀。是時想有好事者傳去。作此詩爾。

蘭亭惟定武舊本最佳。薛帥別刊木易之。新本滯流帶石天五字損。可以驗舊本皆全。

杜甫憶李白詩云。俊逸鮑參軍。亦有譏焉。鮑昭白紵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雲香。乃陰鏗詩也。

山海經大荒北經有神銜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強良。亦在畏獸書中。此書今亡矣。

宜都山水記。假山溪有釜灘。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鈎鑊。柳子厚鈎鑊潭記。鈎字字書無之。集韻鈎鈎並音胡。黍稷器。夏曰瑚。南曰璉。周曰簠。簠又鑄音滿。補反。鈎鑊溫器。言潭石如此大小爾。

高氏小史云。周顥字彥倫。始置四聲切韻。行於時。

南部煙花錄文極俚俗。又載陳後主詩云。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牕明。此乃唐人方域詩。六朝詩語不如此。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僞作此書。與裴鏘傳奇載秦人事及賦唐俚詩無異。

李義山定子詩。堪笑喫虛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人。北里志。劉秦娘門有樗樹。贈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莫使奔波遂喫虛。

老杜望嶽詩云。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述征記云。栢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谷中。無回車地。夾以高原。栢林陰翳。窮日幽暗。殆弗覩陽景。鳳翔岐山。禹貢云。治梁及岐。又曰。荆岐旣旅。其山本

以有兩歧。故呼爲歧路之歧。今俗猶呼爲箭筈嶺。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聽雨詩云。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爛庭花不肯休。

李義山柳枝詩序有瀟湘水上之語。北史竇泰母夢風雷有娠。誓而不產。甚懼。有巫者曰。度河瀟湘。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云。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爲御史中尉。別見荆楚歲時記。

徐浩會稽詩云。法士多瓊能。蓋言異能也。魯直謂能乃三足鼈。言僧似鼈耳。雖似戲語。然能有二音。皆通。

不必指能是鼈也。後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省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異行時權富。

子弟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迫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注云。能乃來切。

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前花自栽。爲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著成離恨。

只託春風管領來。到京以綿胭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

至今墨跡在鄱陽士大夫家。

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與諸將期會汴州。李光弼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

能守汴州十五日。我來救。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叔冀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降。思明待之甚厚。

新書云。董秦夜挈五百人歸光弼。詔加殿中監。賜姓李。名忠臣。卽天寶末驍將也。羸暴不知書。晚汙朱

泚僞命誅。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屍無衣巾。詳味此句。董秦當是

無功而享厚祿者。如此者多。不知玉川子說李忠臣何也。

李太白半虜將軍妻詩云。古人不睡井。莫忘昔纏綿。李濟翁資暇錄云。諺有曰。千里井。不反睡。或云。劉言昔人經驛舍。反馬餘剝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爲剝所哽。

國朝用漢臘。蓋冬至後第三戌火墓日也。是爲臘。己酉年閏八月冬至後第三戌。乃在十一月末。太史局著歷。遂以十一月第三戌爲臘。識者云。古法遇如此閏歲。卽以第四戌爲臘。臘不可在十一月也。癸亥年合閏三月。遂閏四月。南渡後圖書散失所致。

嘗聞習海者云。航海自二浙可至平州。開登州竹山。馳基諸島之外。天晴無雲。可遠望平州城壁。今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皆由北洋。水極險惡。然有自膠水鎮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杜甫後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與臺軀。及昔遊篇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凌蓬萊。其事可見。

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李賀有五粒小松歌云。新香幾粒洪崖飯。五粒未詳。潘岳秋興賦云。斑鬢彪以承弁兮。素髮颺以垂領。五臣注云。彪。髮下垂貌。說文云。白黑髮雜也。李善注云。彪作影。音方料切。

李義山嬌兒詩云。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鶴。按吳史云。徐知訓怙威。嬌淫調謔。王無敬畏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令王鬢髻鶉衣爲蒼頭。以從歐公。五代史吳世家云。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鬢。

髻爲蒼鶻。前云蒼頭。非也。

南唐世家。號撻馬牌。按南唐史亦作撻字。舉世以爲捷字。非也。說文撻字從建。音紀偃切。馬行不利也。考工記云。紀日馳騁。左不撻。是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越絕書云。始皇以二十七年來游會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錢唐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一尺。東西面廣一尺六寸。刻文於大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里。水經云。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尙在山側。孫暢之述征記云。丞相李斯所篆也。梁書。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范雲爲主簿。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者流。張守節云。會稽山刻。李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鑄。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予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巔。並黃茅無樹木。其山側有三石笋。中有水一泓。別無他石。石笋並無字。復自小逕別至一山。俗名鵝鼻山。又云。越王棲於會稽。宮娥避於此。又云。娥避山。山頂有石如屋大。中開。插一碑於其中。文皆爲風雨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中。此山險絕。罕有至者。得一採藥者。則至之耳。非僞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

杜甫詩云。嘗果栗皴開。或作雛字。殊不可解。集韻。皴。側尤切。革紋蹙也。漢上題襟周繇詩云。開栗弋之紫皴。貫休云。新蟬避栗皴。又云。栗不和皴落。卽栗蓬也。

左傳云。故講事以度軌。絕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絕句采謂之物。

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嘗觀八師經。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欲質所疑。曰。吾聞佛道。厥義宏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王。願開盲瞶。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是卽東坡宸奎閣碑銘云。巍巍仁聖。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之意。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王瑩夫云。坡公手寫八師經。頃嘗見之。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它處。今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

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云。朱仲李未詳。按述異記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魏太祖挾令遷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卽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枝賦云。房陵縹李。

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云。可憐誰家婦。緣流灑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又云。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劉禹錫泰娘歌。月墮雲中之句。蓋本於此。

漢樊噲傳。從攻項籍。屠蕢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今清河有蕢棗城。功臣表有蕢棗侯。顏師古曰。旣云攻項

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予考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也。可以補漢史之闕。

許志仁云。昔秦王捨舟於餘杭。因曰杭州。不從舟而從木。以詩一葦杭之之義。

齊邱仲孚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唐人張繼詩。夜半鐘聲到客船。則半夜鐘其來久矣。

撰善之法。用老陽。老陰多少之數求之。卽偏而不均。若以奇耦之數求之。最爲精妙。三奇老陽。三耦老陰。

一奇兩耦少陽。兩奇一耦少陰。少陽震坎艮也。少陰巽離兌也。

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周

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

春。

香奩集云。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

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妬吳宮。誰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海棠花前鞦韆畔。背人撩鬢道怱怱。

韓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李安世出爲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不已。刺

史薛道標討之。大爲所破。公私成患。百姓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婦女尙如此。男子安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等殺之。州內肅然。

白樂天自詠詩云。朱砂賤如土。不解燒爲丹。元鬢化爲雪。不解休爲官。又不二門詩云。亦曾燒大藥。消息

乖火候。至今殘丹砂。燒乾不成就。潯陽晚歲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員外詩云。商水年將暮。燒金道未成。丹砂不肯死。白髮自須生。對酒云。謾把參同契。難燒伏火砂。有時成白首。無處問黃芽。赴忠州至江陵舟中示舍弟云。幼學將何用。丹燒竟不成。酬元郎中書懷云。終身擬作臥雲伴。逐月須收燒藥錢。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水竹鄰居竟不成。贈江州李使君云。迹爲燒丹隱。家緣嗜酒貧。題別遺愛草堂云。曾在廬峯下。書堂對藥臺。竹樓宿詩。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爐前一盞燈。此處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禪僧。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敝燒丹事甚詳。有云。簡寂館鍾後。紫霄峯曉時。心塵未淨潔。火候遂參差。萬壽覬刀圭。千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姦女隨煙飛。始知緣會開。陰隙不可移。藥竈今夕罷。詔書明日追。對酒云。丹砂見火去無迹。白髮泥人來未休。贈杜錄事云。河車九轉宜精鍊。火候三年在好看。酬夢得云。丹砂鍊作三銖土。元髮看成一把絲。又燒藥不成命酒獨酌云。白髮逢秋至。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姦女。爭免作衰翁。是樂天久留意金丹。爲之而成也。又有感事詩云。服氣崔常侍。燒丹鄭舍人。又云。唯知戀杯酒。不解煉金銀。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又作醉吟先生傳云。設不幸吾好藥。治衣削食。鍊鉛燒汞。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之何。今吾幸不好彼。又答客詩云。海山亦是吾歸處。歸卽應歸兜率天。則是晚年藥術竟無所得。乃歸依內典耳。

李善文選引證精博。五臣無足取也。惟注北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先生遊於

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至注解嘲李善引伯夷太公爲二老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繆如此

汲冢瑣語晉春秋篇載平公夢求熊窺屏左氏國語並云黃能

謝靈運詩云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五臣注文選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云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應璩詩云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

華陽國志蜀志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巨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絡爲池澤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蜀人悲之故聞子鵲之鳴卽曰望帝也左太冲蜀都賦云鳥生杜宇之魂五臣注引蜀記云有王曰杜宇號望帝俗說云化爲子鵲子鵲鳥名也故鮑照杜甫皆云是古帝魂其實非變化也

春秋左氏傳聞晉公子駢脅欲觀絕句其輟浴絕句薄而觀之

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施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如此稱者不在此位何以觀射乃

不字作上聲連上句卽於義無爽今本家語無二不字

韓退之灑吏詩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風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古本風作虱字或引阮嗣宗虱處禪中爲解非也按秦公孫鞅書斬命篇云國以功受官予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蠹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蠹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蠹勝其政也此言十二乃正九條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蠹官也可以置之注云置之言不用也此昌黎之意也

端硯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溫潤而澤儲水發墨叩之有聲但性質堅礦斷裂尤多瑕疵秋楓巖石色微淡可亞下巖堅潤不及梅根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巖石俱皆沙壤相雜無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麤然中巖又勝上巖新坑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無瑕然止是崖石頗乏堅潤後歷石與新坑略相似又處其次西坑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歛石羅羅紋而發墨過之石眼圓暈數重青白黃黑相間極大者爲最勝土人以晶瑩圓明中無瑕翳者爲活眼形模相類不甚鮮明者爲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爲枯眼

隋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綮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開元二十六年已後錢甚惡詔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肅宗上元

元年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孔毅夫云：開元通寶錢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回環可讀，俗不知以爲開元錢。明皇所鑄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司馬光云：薛璠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搯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凌璠唐錄政要以爲寶皇后是時，寶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李審言記聞云：唐之錢文如乾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世俗淺者有云乾重開通。朝士尙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馬永卿云：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并、幽、桂等州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記號偶相合耳。

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云：英，華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華之英。洪興祖補註楚辭云：秋花無自落者，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此言爲是。今秋花亦有落者，但菊藥不落耳。若云黃菊飄零滿地金，卽詩用楚辭之句。且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據神農本草：菊服之輕身耐老。三月採葉，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採，名曰玉英。是英謂之葉也。晉許詢詩云：青松凝素體，秋菊落芳英。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使景仰者，疎矣。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爲是任彥昇太宰碑云：瞻彼景山，肅然望慕。雖引詩陵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

莊子：適莽蒼者三澮而反，腹猶果然。郭象不注。成元英疏云：果然，充飽也。陸德明音義云：果，如字。又苦火

切衆家皆云飽貌言依舊果然或云猶如也言腹之飽如果然獸也吳錄地理志云九真浦尋縣有獸名果然狻狄類也南州異物志云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尾長腹圓過其頭脅邊斑文皮集十餘可得一罽繁文麗好細厚溫暖魏鍾毓有賦

伊尹負鼎于湯莊子成元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劉孝標栖山志云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五鼎而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鶴飾玉后帝是饗王逸云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獨孟子以爲不然也

劉禹錫云翁仲遺墟草樹平魏略云明年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籛略隴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徒門外後漢鄴南千秋亭有石壇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

謝惠連云漾舟陶嘉月王褒九懷云陶嘉月兮總駕王逸云及吉時也

百六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積年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三通周餘六百一十三年又除第一第二百六共五百七十三年餘年入第三百六從貞觀十六年壬寅入第二百六至吳乾貞三年己丑第二百六數窮又從吳大和二年庚寅入第三百六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十七年更二百五十一年方入第四百六

陽九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積年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二通周餘四千四

百五十三年。又以陽九數除之。得九餘年。入第十陽九。從武德元年。戊寅。入第十陽九。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百四十九年。更一百七年。第十陽九數窮。重起第一陽九。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燻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奉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卽爲規式。國朝至今因之。

蔡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詣謝尙而說之。尙曰。

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據荀子勸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注云。跪。足也。引說文云。蟹六足。二螯首

也。今考神農本草。蟹八足。二螯。其類甚多。六足者名蠃。音跪。四足者名北。皆有大毒。不可食。爾雅云。蟪

蟪曰蝟。卽彭蠡也。似蟹而小。蟪王穴切。謝尙云。讀爾雅不熟。必爾雅說蟹。今本止有彭蠡一事。而他更

無。恐爾雅脫文也。勤學當作勸學。恐晉書本誤。以勸爲勤也。建康實錄所引不誤。今許叔重說文云。蟹

有二螯。八足。旁行。楊倞引云。六足亦誤。又衍一首字。亦誤。韓非子云。蟹螯首如鉞。卽當有首字。文字脫

落。疑誤學者。可爲嘆息。

佛經頌云。菹若拾花針。本草云。菹若使人健行見鬼。藥性論云。熱有大毒。生能瀉人見鬼。拾針狂亂。雷公云。勿誤食眼出。暹火記。淳于意治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意以菹蕩藥一撮。用酒飲之。旋乳。今醫方並不言能通乳。或云性寒。或云熱。皆不能曉。

上林賦云。仍頻。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杜邑記云。葉如甘蔗。頻音賓。吳普本草云。一名檳門。

上林賦。蜚鷗。史記作鷗。漢書作鷗。郭璞音誅。神農本草作鷗。鼠音羸。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髻飛。

爾雅。鼯鼠一名夷由。郭璞云。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頰雜白。

脚短。爪長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竈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陶隱居云。鼯是。

鼯鼠一名飛生。產婦持之易生。

楊柳二種。楊樹葉短。柳樹葉長。花即初發時黃。子爲飛絮。今絮中有小青子。著水泥沙灘上。即生小青。

芽。乃柳之苗也。東坡謂絮化爲浮萍。誤矣。

人參。許氏說文。人蔘字與參同。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手。

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威儀云。君。

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云。參地精。人參也。梁書。阮孝緒母疾。須人蔘。舊傳鍾山所出。有鹿引之。鹿滅。

得此草。異苑與廣五行記皆云。上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

石斛。出始興六安山。傍石上。或生木上。謂之木斛。不中用。盛宏之荊州記云。隋郡永王縣有瀧石山。山上。

多石斛。精好如金環。

王治知南恩州。其子蓋臣云。海邊有石山。每蟹過之。則化爲石。蛇亦然。洪炎雜家。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化銀液。說者云。此膏北來。則及禍。韓約都護安南。得其膏持歸。是歲。

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今黃白家燒金乾汞。必有陰禍也。

會要。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礪砂。山中常有煙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燄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礪砂者著木底鞋。若皮爲底者卽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卽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

今俗諺云。如鹽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鹽部中陳藏器云。鹽藥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生海西南雷諸州。山石似芒消。入口極冷。可傳瘡腫。又本草獨自草作毒箭。唯鹽藥可解。戎鹽條中不言。恐有脫誤。

異苑云。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礪石。葬而石生。熱蒸出外。故莽木焦滅。卽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礪石滿塋。據本經。礪石性寒。異苑云。熱蓋誤矣。又魏武六年平烏丸。王粲猶在荊州。其說非也。一云。粲在荊州。與劉表登彭山。嘗見此異。

雞跖載摩礪石出西番山石澗中。辟諸毒。爐火本草云。陽石也。出南中人傳之不經。云是觀音菩薩所居山。座若手按者也。此說大謬。寰宇記三佛齊國南海水中。有山五色聳峙。其石有小燄。每船過其下水。流如湧。人或以刀斫擊之。有石迸入船中者。是此石也。燒之。有硫黃氣。又謂船舶上下。愛其山石者。多以手捫之。故云摩礪石。非前說也。賈五金。伏三黃。制鉛汞。

昇元子伏汞圖有試烏場消石法云。其色青。取白石英。炙令熱。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烏場國。能消金石爲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身上諸蟲盡化。

爲水而得長生矣。形若鵝管者佳。狐剛子粉圖云：青消石一名北帝元珠。又三十六水方化曾青方用正消石。觀此則今世間謂之消石似非正也。藥名隱訣云：自古傳消石能化一切金石爲水者。服乃長生。不聞所出之處。徒有其名而與無異。近代陶隱居撰本草。乃言朴消是消石之朴。又言芒消與石脾合煮成爲眞消石。石脾無復識者。尋其事由。殊爲乖僻。則消石有正有贗信矣。然經謂消石天地至神之物。陶言今無正石亦未爲全失。今圖經引梁隋間方書謂雖非眞石而其功效既相近亦可通用。則今世所用者或可也。崔昉爐火本草云：消石陰石也。此非石類。卽鹹鹵煎成。今呼燄消是。河北商城及懷衛界沿河人家刮瀟淋汁所就。與朴硝小鹽一節煎之。能制伏鋤。出銅暈。南地不產朴消。能熟皮。芒消可入藥用。今消石注乃云：此卽地霜所在山澤。冬月地上有霜。掃取以水淋汁後。乃煎煉而成。蓋以能化諸石故名消石。非與芒消朴消一類而有消名也。圖經又云：今醫方家但以未煉成塊微青色者爲朴消。鍊成盆中上有芒者爲芒消。其芒消底澄凝者爲消石。又云：鍊朴消或地霜而成。堅白如石者。乃消石也。則雜鍊朴消地霜而成消石是矣。非別有消石也。余謂不假煎煉如僊經所言。乃正消石。設煎煉而成者。亦名消石。乃今世所用燄消亦能伏八石。而芒消可入藥。且據所有用之耳。非必消石爲天地至神之物也。丹房鏡源諸消篇有馬牙消、朴消、芒消、縮砂、坑消五種。若消石則列在諸石篇中。可見也。

仁和縣圖經云：鹽消出縣東十里。煉成朴消。又有冬月自地中湧起。消通透光瑩者名霜花。亦名劍脊消。

藥中用爲元明粉、紫雪之屬。

唐祕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藥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動，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予有舊佛經一卷，乃唐永泰元年奉詔於大明宮譯，後有魚朝恩銜，有經生并裝潢人姓名。

春秋夏姬乃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其子徵舒弑君，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或云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主掾。

一作計

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

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尋環，匪席不可卷。嘉報以詩云：帝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惟莞獨。旣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鼓款曲。河廣無舟梁，道遠隔邱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轉轂。針

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屬。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何用敝我心。遣思致款誠。寶釵可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持贈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良用敝我情。淑又答詩一首。妾身兮不合。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役。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絃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僱勉當去。知爾所苦。尙未有瘳。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飛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猶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有方。淑答書曰。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亟。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誦萱草之咏。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君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日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敝遠別。恨恨之情。顧尤悵然。間得此鏡。旣明妍媸。及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妙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

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淑又報嘉書曰。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意髣髴。操琴詠詩。思心結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帳帷。則芳香不發也。梁鍾嶸詩評曰。二漢爲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作。亞團扇矣。

東坡志林云。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傷。此謂上中下傷。言秦無道。戮及孥穉也。五臣注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婦爲傷。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余觀宣遠詩云。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秦政吞九鼎。苛慝暴三傷。息肩纒民思。靈鑒集朱光。伊人感代變。聿來拱興王。恐爲穆公殺三良。不使終其天年。此黃鳥之詩所以哀也。殉葬乃始於秦。其苛慝可知。葛藟校蘇州韋刺史集十卷。今平江板本是也。刺史洛陽人。姓韋氏。名應物。正元中以左司郎中出爲蘇州刺史。書曰。姓名略見唐書藝文志。其詳不載於正史。不可得而考也。今觀其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擣菹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僊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慙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年。幾頑鈍如鉤。命如紙。作官不了却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又云。身騎廐馬。

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是嘗爲三衛而蹤跡不羈也。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又京師叛亂。寄諸弟云。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當天寶十五載六月。明皇避安祿山之難。是年。應物年二十。至寶應元年。建巳月上皇崩。則武皇升僊之時。應物年二十七。又示從子河南尉班詩序云。永泰中。予任洛陽丞。則應物年二十九。及其來吳。贈舊識云。少年游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行。則少嘗游太學。蓋武皇升僊後二年入太學。遂爲丞也。自洛陽丞爲京兆府功曹。大歷十四年。自鄆縣令別除櫟陽令。以疾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改判江州。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以詩考之。歷官次序如此。廣德二年。乃爲洛陽丞。自京師叛亂之後。至德乾元。上元。寶應數年間。折節讀書。遂入仕。而因謂之微官也。善福精舍書注。建中二年。除比部。則應物年四十五。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師兵亂。自滁州間道遣使。明年。興元甲子歲五月九日。使還。寄諸弟作詩云。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間道訪存亡。乃德宗幸奉天時。應物年四十八。自後守九江。至爲蘇州刺史。計其年五十餘矣。以集中事及時人所稱考其仕官如此。得非遂止於蘇耶。按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左司蓋謂應物也。官稱止如此。其集中詩寄大梁諸友云。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地。則是守臺時也。篇末云。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似與興元甲子不遠。又唐小說載與諸公倡和稱韋十九。林寶姓纂云。周道遙公負之後。左僕射扶陽公持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李肇國史補云。爲人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焚香。

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其大略可見如此。

詩常棣。燕兄弟也。憫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毛注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史記譙周皆以召公爲周公之庶兄。左氏傳。王怒。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云云。孔穎達云。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不言召公所作。當別有據。

青衫白髮老參軍。旋耀黃梁買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上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僉判德權云。乃德清人法原之祖。盧政議詩。更有一絕。十月都門風薄衣。搗砧聲裏鴈南飛。野人不識長安樂。且趁鱸魚一棹肥。

古詩云。燈檠昏魚目。讀檠爲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牆角君看短檠棄。亦誤也。

吉姓。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賈昌朝音辨云。吉氏也。引詩謂之尹吉。其乙切。崧高詩注云。尹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姓。周有尹喜。尹吉甫。姓纂又云。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氏焉。然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但詩註以尹爲官。以吉爲姓。未知孰是。

歐公父墓表云。回顧乳者劍汝於其旁。曲禮曰。負劍辟咎詔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五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年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己巳。襄公之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筭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二多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筭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乃差四十日。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一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也。且不謂之日。而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碁三百有六旬同。

集韻引向秀云。孟浪無取舍之謂。孟音毋朗切。

唐書載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舉袁都輩。時謂之玉筍。玉筍班恐因此而得名。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邪。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

封德彝名倫。房元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繡。而皆云以字行。顏之推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以

爲子孫。江北士人全不辯之名。亦呼爲字。字固爲字。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或問人有稱字而不稱名。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故以稱名爲是。顏師古立論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曉也。

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章懷傳注引聖賢冢墓記云。馮夷。宏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石得水僊。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實皆無所據。

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也。

杜甫越王樓詩云。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綿州圖經云。越王臺在綿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宗子越王眞任綿州刺史。日作詩云。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是也。

章蘇州送黎六郎詩云。聞話嵩峯多野寺。不嫌黃綬向陽城。釣臺水綠荷已生。少姨廟寒花始徧。楊炯撰少姨廟碑。漢地理志云。嵩高少室廟。其神爲婦人像者。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氏之妹也。

唐呂公表。呂諲也。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待詔。願誠奢書。卽杜甫所贈。願八分文學詩是也。

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六公者。五王爲一章。狄丞相別爲一章云。

北史。後周武帝天和二年甲辰。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己朝。露門未成。故廢朝。又建德三年春正月。朝羣臣於露門。宣皇帝大象元年春正月己丑。受朝於露門。天成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靜帝二年。宣帝寢疾。詔宰相入宿露門。世用露門勸講二字。未詳所出。

杜牧之朱坡詩云。小蓮娃欲語。幽筍穉相攜。言筍如穉子。與杜甫竹根穉子無人見同意。

瓊田草生於分寧山谷間。有瓊田草經一卷。八月十五日採之。草有十名。曰不死草。長生草。又云。苦天之類。

本草。蟬殼謂之蟬花。今成都。有草名蟬花。今有乾者。視之。乃蟬額裂面抽。莖上有花。善治目。未知如何用也。

元祐三年。狀元笏記黃魯直代云。密對天光。恭承聖訓。曾是草茅之賤。獲霑雨露之恩。又云。願得助於衆賢。吏圖寧於多士。

天運八十一歲。差一度。名曰歲差。洛下閎云。五百年當差一度。後人臆說也。

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南中有僞者。磨之漸熱。乃驗犀性涼。磨之不熱。

官徽使及建節鉞。則稱判某州。餘則知。

每大起居。宰執侍班於垂拱。隔門外東廊廡中。三帥庭下。聲喏。捲簾及半。起身答之。祖宗之制也。

前漢梅福傳。福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僊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或云吳門乃洪

州。今有吳門鎮。九江去亦不遠矣。

資政觀文二小殿。橫列禁中。宰相出鎮。帶資政殿大學士。執政無大字。蘇易簡出。被遇獨厚。遷紫宸之目。

以稱呼不便。更用觀文。因此宰執出鎮優遇者。則除之。

藩郡帶鈴司醞酒不限數。惟會稽則不然。必有由也。

麻三剝四。謂麻一行三字。剝一行四字。

宇文伯愔有一古鼎。款識云。輦酌宮。

大慶殿玉磬十六。新造也。其下趺以鳳。初以獅子。不出於三代。故易之。

官制以在內官不當有使名。盡略之。無樞密使。只云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舊制。樞密使獨班知院。并參

政。用拜命先後爲立班之序。

砵。鄰知切。又力智切。又力制切。引詩深則砵。今詩本改作厲字。砵出集韻類篇。履石渡水也。

唐昌觀玉蘂花。今之散水花。揚州瓊花。今之聚八僊。但木老耳。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禪記。梵云拓

鬪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爲招。去鬪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僂。音豹。越也。唐制官新到官府。併上者謂之僂。今俗謂程外課作者。謂之僂工。玉篇云。僂。連直也。凡當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僂。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僂。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僂。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僂。或有作豹伏之義。非也。

江鄰幾云。山海經云。象膽在四足。今山海經無此語。象膽遲四時在足。見酉陽雜俎。

毗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平一行云。石牀侯十三火人。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

杜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李太白青山人多遊匡廬。故謂之匡山。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

十里。有大明寺。開元中。李白讀書於此寺。又名大康山。卽杜甫所謂康山讀書處也。恐圖經之妄。

淮南子云。武王破紂。殺之于宣室。許叔重云。宣室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音宣和之宣。

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溫室。音暄。見集韻。

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

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誌。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今漢書皆不載其名。

姑錄于此。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古曰。金吾。鳥名

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手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崔豹古今注云。執金吾。棒也。以

銅爲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二說不同。

大禮畢。賞給諸軍次第。第一曰殿前左右班。御龍直。骨朵直。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祗候。金槍班。

銀槍班。東第一至第五。西第一至第二。茶酒新舊班。招箭班。弓箭直。弩直。十勻容直。習馭直。隨龍忠佐。

第二曰捧日二十指揮。左第一軍至第二軍。右第一軍至第二軍。天武二十指揮。同。拱聖十四指揮。神勇十四指揮。勝捷十

指揮。驍騎十四指揮。左。右各一。驍勝六指揮。左右各一。宣武十五指揮。殿虎六十指揮。左右各三軍。水軍

指揮。宣湖第一龍猛六指揮。廣勇二十一指揮。驍騎第七。第八管節度使。第三曰龍衛二十指揮。左右

軍。軍各五營。神衛二十指揮。同。雲騎七指揮。步虎六十指揮。左右各三軍。軍各十指揮。步虎水軍。飛山甲指揮。第一第

二。牀子弩指揮。第一第二。自捧日已後。計三百二十六指揮。馬世父云。其先公在戶部日。嘗檢宣和間舊例所聞如此。

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其東南合灑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灑。自下

灑。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當別有書也。古書

散亡。良可歎已。